

# 国家一级作家贷款出书骑车卖书

65岁的中国作协会员、国家一级作家、原山西宁武县文联主席王树森,今年非常郁闷。王树森的郁闷,不是作为作家写不出好的作品,而是他坚持的写作方向和路子,在市场面前很落伍、很落魄。

30多年创作的作品,被他仔细收集整理成800多万字的三册大系,推销时饱尝酸甜苦辣。让人难过的是,他的结发妻子身患癌症,生命以秒计算;让人感动的是,在照料妻子的同时,他又写出了三部长篇小说。

因为精力和财力的不足,王树森以商养文惨淡经营的小卖部,如今也面临关门……面对窘境,倔强的王树森咬着牙说:“只要还活着,我要一直写下去。”

## 扎根基层潜心创作三十余年

6月底的一天,濛濛细雨中,记者驱车来到山西省宁武县。几经周折,在县城西边的半山腰上,见到了等候在马路边的王树森。原本魁梧的身材,如今略显佝偻,憔悴的脸庞写满沧桑。经过蜿蜒曲折的数条街巷,记者走进了他家不足60平方米的低矮小院。

破烂的水桶里栽着玻璃翠、牵牛花和小葱,玻璃翠顽强地开着几朵深红色的小花。拥挤的客厅里摆放着沙发、衣柜

和一张单人床。

里屋炕上,躺着一位骨瘦如柴的女人。王树森介绍说:“这是我妻子,王巧云,去年7月患了癌,在太原、上海等地看了好几次,花了十几万元。大夫说只能活三个多月,现在靠药物维持生命……”

这个家,最显眼的就是从地面通向顶棚的书柜,一台老式电脑和一把椅子夹在书柜中间。在另外两间小屋的纸箱里、书柜上,摆满了用报纸和塑料布包着的书籍,布满蜘蛛网和灰尘。难道这就是国家一级作家、原县文联主席的家?

在陋室客厅,王树森向记者谈起了他的情况。

1945年,王树森出生在塞上古城宁武关王家巷。15岁那年,他考入五寨师范。师范毕业后,他留校当了音乐教师。1967年被忻县文工团录取,当了编导和手风琴演奏员。1973年调到宁武县文教办公室任文化干事。这一差事,对于酷爱文学艺术的王树森来说,算得上如鱼得水。他经常深入农村、厂矿、学校采风,编创了一大批文艺节目,组织群众开展文艺活动。1975年,他写出了反映农民热爱生活、抵制伪科学的寓言《贝尼玛的遭遇》,还写了反映农村干部中的腐败分子危害乡里的短篇小说《最后一顿烧山药》,分别在当时的忻县《春潮》刊物和山西省作协《汾水》刊物上发表。

处女作变成铅字后,王树森的创作激情一发不可收拾。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游记、评论、戏曲等作品陆续问世,成为当地颇有名气的作家。在此期间,他相继

结识了马烽、西戎、胡正、成一、韩石山、杨茂林等作家,陆续有《兵变》、《特等民兵英雄张初元》、《血溅中山陵》、《傅作义将军》、《隋杨泪》、《百团大战》和《阎锡山这个人》、《百年归程》、《话说宁武》等作品在国家、省、市级文学刊物发表或出版社出版。1983年3月,他被任命为县委办副主任兼党史办、县志办主任、主编。

在编写县志的过程中,为了及时抢救活资料,王树森和他的同行们一起对县档案馆有关资料进行查阅、抄录,并对全县的古迹进行地毯式考察。1986年,100多万字的宁武第一部史志《宁武县志》出版发行。2001年,他被评为国家一级作家。

## 抵押房产贷款3万元出书卖书

但是,让王树森寒心的是,凝聚着他30多年心血的十余部作品和多达1700多页的作品大系,推销时却到处遇冷。

他说,对一个作家来讲,作品就是他的孩子。要把孩子养大,让他长大成人,把书出版发行,变成社会精神财富,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。

他说,这些作品的编辑出版过程中,他先后得到了许多著名作家和企业家的支持和帮助,令他终生难忘。但巨额的出版费用,仅靠他退休后的2000多元工资远远不够。

为了出书,王树森决定放弃斯文,以商养文;为了出书,家里不足6平方米的小卖部以为继;为了出书,妻子拿出房产证抵押贷款3万余元……

终于,他的著作得以付梓

出版。

望着倾注了他毕生心血的著作,王树森没有多少喜悦。看到躺在炕上与自己相濡以沫40多年的患病妻子,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,他背着已病入膏肓的妻子大哭了一场。

卖书难,王树森有着“半年经历60年”的体会。谈起上门卖书,他说,“我以前出版的两部报告文学,是写现实的单位,现实的人物,宣传人家,人家当然乐意买。而《隋杨泪》等书,写的是古人故事,与现实距离比较遥远,谁乐意买呢?对咱文人来讲,卖书毕竟是一件求人的、不体面的事情。但我已骑虎难下,除了卖书还债,别无他法。”

对此,王树森自我解嘲:无非就是面子上下不来,怕人耻笑“作家亲自卖书”,这又有什么不好意思呢?“当年我当演员,人家总说‘王八戏子吹鼓手’,是低人三等的行当,我不是凭着自己的热爱,硬走过来了吗?”

靠着“脸皮要厚一点”、“把脸皮扯掉就不会感觉羞愧”等支撑,王树森骑着被儿子淘汰下来的旧摩托车,带着一包包书,走机关串企业,向人家求情说:“照顾一下吧!买几本书吧!”“帮帮忙,照顾几本吧!”每天重复着不知说了多少遍的好话。一次,在推销书的路上,他被一辆大车逼到马路边,人仰车翻,导致锁骨骨折,万幸的是,捡回了一条性命。后来,为了安全,他干脆骑着自行车出去卖书。

他说,世界上还是好人多,朋友们总会在你需要时助你一

臂之力。有的说:“你能出一本书,单位少吃一顿饭,少喝一点酒,少抽两包烟什么都有了,应该买。”还有的说:“出书是好事,咱宁武有这样的人才,咱还能不帮一点忙?”

靠着诚恳,王树森的售书之门很快打开。只要人家愿意购买,买多买少他都不嫌,哪怕就买一本,他也要千恩万谢,施之以礼。县内各单位都走过,他又辗转搭乘公共汽车前往异地他乡,寻找往日的同学、学生、朋友,以及老乡中在外地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同志,向他们求情推销。当时正值隆冬季节,寒风刺骨,王树森顶风冒雪,走街串巷寻找买主,一次找不到,就三次五次登门。

“碰钉子的事?我早见惯了,经常发生。等上半年,人家不见你的面,即使见面,也无法开支拒绝。有的说,要你这样的书,又不能给我们增加什么收入,为什么要买?有人甚至直截了当地说,与其买你的书,还不如给我的职工多发几个补助呢!”

讽刺归讽刺,嘲弄归嘲弄,为了卖书,“此处不通,我就厚着脸皮再求他人。”

就这样,王树森坚持“东方不亮西方亮”、“张家不接李家纳”的信念,跑遍了神池、五寨、河曲、保德、偏关、朔州、代县、静乐、忻州等地,饱尝了酸甜苦辣,习惯了人们的冷嘲热讽,忍饥挨饿更是家常便饭。

## 坚持不懈,卖了书继续写下去

记者采访时,正碰上王树森的儿子们回来照料母亲。

听父亲谈完出书、卖书的艰难,儿子说:“从我爸的身上,能看出当代文人的悲哀。”王树森说,像我们这些基层作家,特别是退休以后的作家写出的作品,销售十分艰难。“可以说,我是山西最早进入市场的作家之一,深知市场的残酷。”

如今摆在王树森面前的,一边是身患绝症,朝不保夕的妻子;一边是堆在炕上、柜顶的成捆作品和每天都在长利息的万余元贷款。这些难题,让这位年近七旬的作家深感沉重。

不过,经历了纯文学创作的尴尬,如今的王树森脑子开始“活络”了,那就是让自己的作品走向市场,挖掘历史题材,什么好销写什么。他告诉记者:“就是在这种环境下,我一边照料妻子,一边写出了200多万字的《血战二十三夜》、《青帮三大亨》和《一个国民党中的沉浮史》三部长篇。等把已经出了的书卖完后,我要再写下去,再出版……”说这番话时,王树森很执着、很坚定。

临走时,记者想问他,“您这样改变自己的写作方式,会不会走向庸俗的娱乐化?或者说,会不会让您的纯文学作品布满金钱色彩?您有没有尝试过请有庞大销售渠道的单位和个人来帮助销售?甚至,您有没有想过卖掉版权,改善目前的艰难生活?”

但是,面对这个倔强的作家,记者张了张嘴,始终没有把这些略显庸俗的问题说出口。

是的,对于一个扎根基层的作家来说,“坚持或改变,这是个问题。” 据《三晋都市报》

# 结婚不成 女子热油泼向熟睡情人

曾经沦落风尘,一个男人让她鼓起勇气重新生活。然而事与愿违,几年来,她无法真正融入这个家,始终被冷言冷语讥讽着,于是,爱成了恨。最终,她将油锅倾倒在那个让自己一度得到重生的男人身上……

近日,40岁的女子蒋欣被上海宝山区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。

## 迷途知返 她鼓起勇气重新生活

10多年前,蒋欣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婚姻。跟随着丈夫来沪打工,新婚的她对生活有过无数种的幻想,然而孩子才2岁时,她却遭遇了沉重的打击,那个曾经说过无数遍爱她的男人竟然提出了离婚。

繁华的都市中,蒋欣抱着嗷嗷哭泣的儿子,找不到任何的方向。一个夜晚,她走进了城市角落中的霓虹灯中……

“男人都是一样的!”10多年来,她见识了形形色色的男人,虽然性格、相貌各不相同,但都让她感到厌恶。然而她又似乎逐渐离不开这个圈子,在这里,她能够享受到懒散的快乐,钱来得虽然很“脏”,但却那么容易。

弟弟是蒋欣5年前带到上海来的。在老家,家人们心中的蒋欣是一个经营理发店的“女老板”,兄弟姐妹们都希望蒋欣能够“提携”自己。经不住哀求,蒋欣将弟弟带到了上海。她难以启齿自己的真正工作,整天把弟弟关在家里,不断为他打听工作。然而弟弟还是很快知道了真相,他哭着劝姐姐不

要再继续,这让蒋欣的内心仿佛针扎。

10多年前丈夫离开的那个夜晚的疼痛感,再次涌上了心头:“是啊,谁愿意继续呢,可干这个,姐姐又靠什么生活呢?”

弟弟有着一手电工的技能,很快在上海站稳了脚跟,然而姐姐一直是他心中的担忧。

事实上,蒋欣的风尘生活也似乎走到了尽头,年近四十,她已经没有了青春的资本,儿子却考上了外地的大学,需要不少的生活费。

这时,一个叫老吴的男人走进了姐弟俩的生活。老吴是弟弟的一个朋友,老吴中年丧妻,现在已经50岁一直未娶,家中只有一个老母亲和一个女儿。在弟弟撮合下,老吴告诉蒋欣,妻子过世已久,自己一手把女儿拉扯大,现在只求能够有个实实在在的女人陪在身边,一起赚钱过日子。

这样的话在常人耳中似乎过于简单,但蒋欣却为此激动不已,在丈夫离开自己的10多年时间内,她从来没有感到如此快乐。

老吴一家的经济能力很一般,老吴前些年一直流转到外地做生意,但连年亏损,最后通过摆早点摊勉强过日子,女儿小吴工资收入也不多。但这些没有让蒋欣太多顾虑,对于她来说,一个重建家庭的愿望快要实现,再苦再累,只要能有一个家,她就会感到幸福。

不久之后,蒋欣和老吴便开始同居生活。

## 不被认同 她陷入重重矛盾中

蒋欣和老吴同居之后,生活的轨迹却不如蒋欣的想象。

蒋欣提出和老吴一起摆早

点摊,老吴答应了蒋欣,但他同时表示,摆早点摊赚的钱到底一人一半,这让蒋欣感到说不出的别扭。

小吴对蒋欣的态度则十分明确:不欢迎。蒋欣感到,小吴一直在怀疑自己“手脚不干净”,小吴总是当着蒋欣的面,要求父亲老吴将赚到的钱藏好,这让蒋欣内心多少有些不满。

然而这一切蒋欣都忍了下来,她认为,等到大家都熟悉之后,心里的隔膜自然会消失。

早点摊的生意越来越好,老吴和蒋欣开始分头摆摊,蒋欣每天将赚到的钱交给老吴保管。一天,蒋欣有事出门,临时让小吴帮忙顶替,小吴满脸的不高兴,但最终还是去了。晚上,蒋欣回到家中,却发现小吴满脸怒气地看着自己。

“你说,剩下的钱你拿到哪里去了?”

原来,小吴发现,自己当天赚到的钱比蒋欣平时赚的多,她立刻怀疑,蒋欣并没有将全部的钱交给老吴。这让蒋欣十分委屈。

蒋欣第一次和小吴发生了争吵,直到老吴回家才将二人劝开。有了第一次争吵,小吴和蒋欣的关系越来越坏,蒋欣已经放弃了向小吴示好,她与小吴的争吵次数越来越多。

蒋欣感到自己不被认同的另一个主要原因还在于老吴的母亲。原本,长相秀丽的蒋欣与老吴在一起后,老太太十分高兴,然而一个疑问始终在她心里——蒋欣的年龄比老吴小整整十岁,是什么原因让她委身于老吴呢?

街坊之间的流言,很快让老太太知道了真相,老太一百个不愿意老吴和蒋欣在一起,而小吴与蒋欣之间一旦有了争吵,老太太总是护着小吴,大声责骂蒋欣,有

些语言甚至让蒋欣感到不堪入耳。蒋欣有着不那么光彩的过去,一旦矛盾起来,蒋欣的这些“污点”便成为了攻击的目标,而蒋欣则往往无言以对。

生活中矛盾不断,然而小吴和老太却不断向蒋欣要钱,包括房租、买菜钱、水电费等,几乎老吴家里所有的日常费用都由蒋欣支付。而蒋欣已经将摆早点摊的钱给了老吴,自己只得用零用钱或者积蓄来支撑。

老吴平日里除了摆早点摊,还在到处寻找做生意的机会,早出晚归。家中,蒋欣一人面对着与自己充满敌意的老人与孩子,精神上渐渐变得疲惫不堪。

## 同床异梦 她的爱意荡然无存

蒋欣的心里一直对老吴充满着感激,即使和其他人有着矛盾,她依然认为,只要有老吴爱她,便什么都无所谓了。然而,同居后老吴的态度似乎也发生了变化,蒋欣感到,他把钱管得更紧了,一张桌子上吃饭的4个人,心里却仿佛隔着千山万水。

同居后的第八个月,老吴向蒋欣提出:“经济上的事情各管各的。”蒋欣一下子懵了,既然决定了一起组建家庭,为何还要在经济上划下“界限”?

一天下午,蒋欣准备把老吴的外裤洗掉,她习惯性地想把裤子口袋中的东西拿出来。突然间,仿佛还在午觉中的老吴坐了起来,沉着脸大声问:“你在找什么?!”

蒋欣吓了一跳,完全不知道老吴的意思,老吴则一把夺过裤子,将自己的皮夹从口袋中拿了出来放在枕头底下。蒋欣眼泪盈眶,她转过身冲了出去。

天色已晚,蒋欣依然不愿意回去,小吴的态度她能够忍受,但连老吴都对自己不信任……蒋欣想找弟弟,但她又怕面对弟弟失望的眼神。

反而是弟弟先找到了蒋欣。那日弟弟正好来看望姐姐,不料却发现姐姐被老吴气走,他一怒之下将老吴狠揍了一顿,随后焦急地四处寻找蒋欣。

弟弟将蒋欣带到了自己的租住房内,他的眼泪夺眶而出,是自己将老吴介绍给了姐姐,然而姐姐却过得并不幸福。蒋欣抱着眼泪直流的弟弟,反过来安慰他:“姐姐没事,姐姐只是一时心里有些难受。”此时,鼻青脸肿的老吴敲响了对门。

“回去吧,刚才不是我不对。”老吴满脸歉意地看着蒋欣,蒋欣一把推开老吴,大声哭泣。满腔的委屈发泄之后,蒋欣依然跟着老吴回家了,她还盼望着能够有一个家,或许委屈之后,便是幸福的生活?

晚上躺在床上,蒋欣突然想到自己忽略了一件事情,她问老吴:“我们什么时候正式结婚?”

## 结婚不成 她将热油倒在情人脸上

听到蒋欣向自己提出结婚,老吴一脸的尴尬。实际上,他从来没有想过与蒋欣正式结婚。

案发后,老吴向检察官说出了自己的想法:“我从来没有想过她结婚,住在一起可以,这样就够了。”

老吴的理由是蒋欣的过去,如果娶了这样一个风尘女子,今后自己还怎么做?况且蒋欣有一个毫无收入来源、正在上学的儿子,一旦结婚,自己的负担就会增加不少,为了别人的儿子赚钱,这“不合算”。

老吴的支支吾吾让蒋欣再一次失望了。她没有想到老吴在这件事情上会犹豫,过去她只以为时机未到,然而现在她逐渐明白,老吴从来就没有结婚的打算。失望变成了绝望,绝望变成了怨恨,蒋欣与老吴的感情越走越远。

今年2月的一个晚上,两人为钱的事又吵了一架。老吴让蒋欣支付烧煤用的煤钱,蒋欣则表示拒绝,那晚,老吴骂蒋欣骂得很凶,并扬言要把她赶走。

“我受够了他的脾气,他只当我是他的玩物。”一个报复计划在蒋欣的脑海中出现,过去,这样恶毒的想法蒋欣从来没有过,而当绝望与怒气充满心中时,蒋欣只想着两个字:报复。

这次争吵后的第二天下午,蒋欣趁老吴在楼上午睡之际,偷偷一个人在一楼将事先准备好的食用油装满了锅子,随后又把1斤多辣椒剁得粉碎倒入了热油中。

一切准备完毕后,蒋欣戴上皮手套,端着盛满热油的锅子轻轻走上2楼,将满满一锅油泼向了还在床上熟睡的老吴……

随着一声惨叫,老吴从床上滚到了地上,不断痛苦地挣扎,蒋欣顿时恢复了理智,十分害怕,她将锅子丢到一旁,奔向当地派出所自首。

“如果他对我好一点,我不会这么冲动。”身处看守所,蒋欣得知自己已经被宝山检察院正式提起公诉。她对自己的行为十分后悔,但她依然无法理解,为什么老吴一家无法接受自己,为何自己美好的梦想会如此脆弱不堪一击?

(文中当事人均化名) 据《上海法治报》